

朱幼棣 \ 夏 歌 著

西北断简

x i b e i d u a n j i a n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西北断简

朱幼棣、夏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断简 / 朱幼棣, 夏歌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5360-5391-5

I. 西… II. ①朱…②夏…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3238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欧阳衡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林绵华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4.5 1 插页

字 数 26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肖建国

朱幼棣和黄继忠（夏歌）要把他们的一批游记散文结集出版，嘱我为其作序。这让我有点为难，因为我是个对旅游没有兴趣的人。偶有出行，也是走马观花，点到即止，了无意兴，少有心得。但我也很高兴，皆因我跟二位都是朋友。读朋友的文章，是一件很亲切，很愉快的事情。

文章有38篇、近30万字。厚厚的一堆稿子放在书桌上，让我暗暗吃惊。我把稿子通读了一遍。阅读每一篇稿子都有新的、不同的感受，这让我很感叹。

朱、黄二位的散文，记叙的是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历所得。他们旅行过的地方，有些是名气很大的旅游胜地，如敦煌、潼关、奉节、雁门关、青海湖；但更多的是游子很少到达的地方，天龙山、万佛山、雪灵山、麦积山、千佛洞、沙坡头、破城子、墨口石、牛皮城、无定河、天鹅湖、汾河大峡谷……这些地名，于我都很生疏，感觉十分遥远。

但是这些地方却是历史沉积非常厚重的地方。远的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近则元代、明代、清代，都有一两百年、上千年历史了。也曾经繁华，曾经绮丽，曾经琼楼玉阁，曾经铁马金戈，曾经客舍青青，歌乐杂作，朗月清风。可是现在都荒芜了。作者所到之处，满目苍凉，荒草萋萋，连太阳都是浑黄的。在这些篇章中，随处可见的是：古栈道，古城墙，古驿路，古墓，烽火台；台堡遗址，寺庙遗址，兵营遗址，庭园遗址，断碑残碣，旧瓦朽木；还有寒鸦、残阳、疏林、佛塔，以及白茫茫的盐碱滩和干涸的护城河。作者当然是有意为之。他们沿着古迹一路踏访，执着地对历史进行追索，叩问。他们的目的是要“凝视远古人类的足迹，思考人类未来的走向。”他们的目标很宏大，他们的踏访也是非常仔细的。几十年了，他们多次往返于大河、边塞、荒漠、长城和古堡之间，感觉是往返于历史的起始与终结之间。他们还喜欢到最详尽的新疆旅游图册上都没有标示出来的地方游走。他们在《破城子》中写道：“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在浩浩漠风灼

灼烈日下，破城子显得既小且破。登高远眺，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凉与感慨。”他们不知疲倦地和一些少有人烟的古遗址上寻访，就是要寻找和夯实这种感觉。有些地方，几次穿越，几度往返，是为了把历史辨识得更清晰一些。有时驱车几百里，就是为了看一段旧城墙壁。他们到骊山九龙古浴池遗址的发掘现场探访，在当年杨贵妃沐浴的地方，仔细地研究了浴池的形制和给、排水系统，竟使文物专家大为感动。作者还深入到黄河边上的锄沟村，察看了村里面几十孔唐朝时的古窑洞，尔后写成文章，第一次把“唐窑之谜”引进公众的视野。很有意思的是，作者去探访了唐代高僧悟空的遗迹。对于高僧悟空生平的了解，作者的思想境界也得了升华。更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作者夜宿安西的一个小客栈，闲来无事，拿出一本民间版本的《河西诗选》翻看。那天晚上，他没有读那些名家的诗，一读再读的，是敦煌一个狱管员——现在叫看守长一类干警的诗：《丈夫失意赠吴廷龄》。反复吟诵，竟是感慨万千，忍不住援手为文，专门写下一章。作者写了那位狱卒短暂人生的经历，引了诗人的全部诗作。“丈夫失意何所有，万卷残篇一杯酒……”诗人生性孤傲峭拔，悲苦与迷茫也愈深切。敦煌有莫高窟，有月牙泉，但这些景致都不能抚慰诗人的心灵。属于诗人的只有邈远的念想与想象。“沧桑劫火照昆冈，苔合苓分未有常。三叠骊歌官柳绿，一鞭驿路塞云黄。从此故人玉关去，五年断肠燕台树……”诗里表达的都是真情流露，写得不俗。诗人名叫王汝涛，身前身后都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作者单就喜欢了他的诗，说明了作者有眼光，重性情。这我也有同感，让我很喜欢。

读着两位朋友的文章，能感觉到他们不断游逛的灵魂，在那非常遥远、非常粗犷的西北中国大地上接受一次又一次撞击。作者是勤奋的，也是博学的。他们对于历史、地理、时政和自然的学识，是读书使然，而多年的游历，则加强了实感和认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看得越多，对历史了解越深透，那种忧患意识也会越发强烈。他们是怀着一种沉重的心情，写下这些沉重的文字的。读罢这些文字，给人一个很深的感触：历史，真是很怪诞。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都是由人物串起来的。集子中的每篇文章，都写到了人。作者写了历史上的很多人物。

其中最打动我的有两个人：一是曾铤，一是李广。

曾铤是明朝人，同作者是黄岩老乡，同在那座小城出生。作者童年时上学，要经过以曾铤命名的“曾铤巷”，对这位先烈的名字印象极深，所以

作者那篇文章就叫《走过曾铣巷》。然而作者写的并不是黄岩，写的是山西的雁门关。从黄岩走出来的曾铣，曾经担任过雁门关提督兼山西巡抚，因为战功卓著，后又升任兵部侍郎、三边总督。曾铣一生打过无数次的仗。铁血秋风，纵横杀伐，喋血边城，曾铣让那些入侵的敌人闻风丧胆。但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赤胆忠诚的老将军，却为奸臣严嵩不容，网织罪名，横加陷害。这真是一件天理不容的事情。旧书《曾石塘武略》中记载，当锦衣卫在陕西抓捕曾铣时，“三军大恸，声闻百里。”其情既悲且壮。作者在那年冬天，沿着陕北的风沙线，迎着疾风，从长城绵延不断的断墙残垣下走过，最后来到曾铣修建的榆林镇北台。那是万里长城中最高的一座敌台。站在曾铣和他的将士们用赤胆忠心和热血筑成的那段边墙上，作者的心情十分沉重。

我也感到了一种沉重。

再说李广。

我在小时候就知道李广。知道李广武艺高强，一箭射透石虎。知道他是常胜将军。李广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那时候的小孩子对武艺高强的英雄是非常崇敬的。李广20岁当兵，开始戎马生涯，40多年间，驰骋塞北，镇守边关，与匈奴作战70多次，屡立战功。每有作战，李广必身先士卒，纵马奔驰，飞突敌阵，杀敌如砍瓜切菜，匈奴畏称他为“飞将军”。但他最终还是逃不掉被陷害致死的命运。死后，只在家乡留下一个小小的土坟，坟旁一碑塔，一小亭。如此而已。作者寻访到那个叫石马坪的荒山上，在凋蔽的小校园内，拜谒李广墓时，感慨万千，不觉激愤地写道：“你一生未能封侯，到花甲之年，还在请缨求战。你辗转任职，官职始终只是个太守——陇西、上谷、上郡、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边关重镇都有你的英姿，你每到一地，都使匈奴闻风丧胆。正是由于你的出现，中国西部的历史终于翻开了有声有色的一页。……英雄暮年的悲凉甚至是悲惨的遭遇，是中国历史上‘规律性’的现象。你为人正直，诚实宽厚，而又拙于词令，不善言词——确实是你的‘短处’。你一生不曾封王封侯，这也罢了。但命运的打击远不至于此。……一代名将没有死在疆场，而是屈死在了官场上！”读到这里，我心里不止沉重，简直是愤怒了，不禁要问：为什么忠臣良将总是没有好结果？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把《谒李广墓》读了三遍。

我又找出司马迁的《史记》，拜读了《李广将军列传》。竟欲哭无泪。

我想起跟曾铤同朝的忠臣夏言在临刑之际曾叹道：“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感觉很无奈，很无奈。

初读这堆文稿时，我有点不明白：作者之一的黄继忠是一家远洋公司的领导，长年跟海打交道，为什么却喜欢往西北的荒漠野地上跑？读完全稿，我才似乎有点恍然：那里有历史。

于是我想象着作者乘坐在吉普车上，在荒漠的泥路上奔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漠，耳边是呼呼生风。薄暮时分，到了一处古城堡前，停车，走过几段废墟。忽然，断墙后闪出一个汉子，披着旧棉袄，手里拄根木棍，喝一声：“站住！”原来是收门票的守在那里。每人交上一块钱，放行。于是，拾级而上……

那情景让人开心，让人羡慕。

读完全稿，我觉得应该感谢两位作者。他们笔下结实而圆熟的文字，带我游历了一遍西北大地，也让我检索了一遍历史。让我有所收获，有所感触。

还有一点，它让我对旅游也开始生发了一点兴趣。

序 肖建国 / 001	
穿行在关中 / 001	
无定河 / 010	
白城子 / 016	
	叩响潼关 / 020
	边关文化 / 026
	追问丝路 / 034
	左公柳 / 042
百年孤独：直上大像山 / 049	
敦煌墨池 / 056	
	华发边城 / 060
	古城遗址的证明 / 070
	河西歌行 / 076
	陇上行 / 079
	破城子 / 087
	沙海中的佛塔 / 093
	阳关海 / 096
	谒李广墓 / 101
	交河时光 / 105
	北庭诗情 / 109
	抵达明屋 / 114
	沙埋于阗 / 126
	倾听塔里木河 / 120
探访唐代高僧悟空遗迹 / 132	
天山北麓的千佛洞 / 137	
高昌 / 142	
青海湖的诱惑 / 147	
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古格王朝 / 153	
黑云下的城——访雁门 / 158	
	终极理想——晋陕古道之一 / 163
	雾锁天龙山——晋陕古道之二 / 170
	唐窑之谜——晋陕古道之三 / 176
	汾河大峡谷——晋陕古道之四 / 180
岩画、草原与沙漠 / 206	
回望奉节 / 213	
	达来呼波与天鹅湖 / 185
	牛皮城 / 190
	现代废墟与生态难民 / 198
	走过曾铣巷 / 221

穿行在关中

关中平原，渭河两岸，是我20年中一再往返之地。

潼关、华阴、华县、渭南、长安、咸阳、眉县、宝鸡……还有，绕不过去的临潼、骊山和灞桥烟柳、曲江池馆。沉静下来的时候，很多片断都会蜂拥而至——

1

尽管通往秦陵博物馆和兵马俑的道路永远拥挤，尽管乾陵山一般的剪影永远沉默，但在外人的眼中，八百里秦川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谜一般的地方。

它是古老中国不再博动的核心，是掩埋文明的深井，是一个传说中的地方。

开始的丝路长旅中有几个不变的常数：西安碑林、钟鼓楼、大雁塔、兴教寺、法门寺，以及素砖钩缝的灰黑色古城墙，和升腾着热气的羊肉泡馍——据说这是最好的佳肴——无可非议的烹饪大师不是来自黄土高原小镇客栈，便是成才于市井陋巷，于是有孙家李家的称呼。在太现代太喧哗而仍然土气的西安街头，人群川流不息，并没有新鲜的映亮眼瞳的风景，你很难从匆匆闪过的似曾相识的脸上，读出当年长安人那种阔大、豪放、自信、从容、雄视天下的心态。你想象不出这里与汉朝、大唐，与丝绸之路有什么联系，你甚至会怀疑，这里是中国西部的中心城市么？曾有世界最大都会的辉煌么？

不错，西安古老的明代城墙仍然保存完好，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完好的州府城池。可是城内却长出了许多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像一个古朴的花盆中，插上了长长短短的“木棍”。

西安已经不是长安，历史的变迁强调了这一点。

旅游是西安的经济支柱。应当感谢祖先，还有“皇上”。络绎不绝的观

光客，就像陕北的羊群一样涌动，并给当地带来大量收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这里有许多共通之处。购买不菲的门票，参观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几个景点，千篇一律的讲解是我们早已熟知的。

在关中大地行走，很少有人注意史诗般伟大的往事。在寻常的单调的风景中，不时会突兀出古代文明深刻的细节。有溢满心灵的撞击和感动，还有，磨难一般的思考。

2

最初印象是难忘的。20年前去秦始皇陵的路拥塞难行，路况差。除去兵马俑博物馆，皇陵封土堆耸立的旷野里，像一座小山，无围墙铁栅栏之类圈着。当然也不用买门票。

教文史的父亲就想看看兵马俑，一辈子都未能遂愿，直到去世。而我却幸运地多次“参观”。每到西安，无论什么会议，还是陪同领导考察，都要安排这个游览项目。对参观时存包、禁止照相之类的要求厌烦透顶（法国凡尔赛宫、罗浮宫等大博物馆都无此类禁令），老有人格受到侮辱的感觉。情绪还是一再影响了游览的心情。长形土坑中，一律铁青色的军阵不再移动，灰头土脸的士兵也毫无生气，一切像是泥土中长出了不该生长的东西。在兵马俑坑边，感到压抑，只有逃离的欲望。

都比不上那个下午。独自一人在秦始皇陵封土堆上转悠，“满山遍野”的石榴树林，随手摘下果子，那酸酸的液汁沁人心脾。山上很安静，只有我一个人徜徉——现在据说始皇陵上已经修起通路，还用水泥什么的砌起了个“观景台”。

石榴正红的秋天。红的绿的，密密匝匝，组成了迷离的图景。秋色满目，秋声盈耳。我总觉得那是个奇怪的地方，费劲地琢磨着满山的石榴树。除了那些路过的行人和附近的村民，这山和林子，今天，只属于我。坐在山上小憩，没有行走或飞奔的欲望。

石榴树原长在西亚，是不是两河流域，不清楚。反正关中决不是原产地。周围的村子里也只有杏、李子、苹果之类，那年月引以自豪的苹果叫“秦冠”，硕大而脆，多汁。石榴是通过丝绸之路“引进”的。在驼峰上“移来的”还有其它树林水果，像无花果、葡萄、番茄之类。石榴落户始皇陵的时间应晚于秦。驼队带进的该是种子，石榴树要不要嫁接呢？这些奇木佳果引进之初，栽种在皇家园林之内，后来怎么又流落到了民间，而且

在这里郁郁葱葱、蓬勃生长？

我想，大抵与始皇陵高大，石榴树喜欢高敞、排水性好的土壤有关吧。

石榴树林中，你会忘掉时光，忘掉距离。沉静，宁静，安静。天气真好。2000 多年前形成的一座山。山与山相连。山里埋藏着什么，用不着我们去想。不会再有穷乡与庙堂、地狱与天堂的选择。山下村里的炊烟升起来了，很多颜色都随着晚霞氤氲开来。我忽然觉得，这里的石榴树，生长着一则新闻。

我取出了挎包中的本子，摊在膝盖上，匆匆写着。《始皇陵上石榴红》发表在《经济参考报》上，时间是1983年12月。

3

我开始并无思想和知识的准备。

接受一个采访选题，比如秦岭经济带，比如农民丰收后卖粮难的调查，背上挎包，拎着旅行袋，就在绵绵秋雨中出发了。或火车或长途车。在轰轰烈烈的旅途上，在寂寞的旅店之夜，影单形只，除了整理白天的采访笔记、写新闻稿之余，那时还喜欢写小说——这是我大学四年中养成的爱好。无论是在乱糟糟的候车室里，还是晃动的列车上，打开本子，就能写上几行。可是，在这片土地上，我放弃了虚构与想象。那时才30多岁，在思索过去和今天的某种联系，寻找五千年流失的迷径，梳理文明演化的顺序，显得力不从心——那挂在梁上和窗棂边的玉米棒子，沉甸甸的朴实。现世的生活如此丰富，你还想什么？！

偶然，我闯进了秦岭脚下的蓝田。

没有别的参观者。我触摸着蓝田遗址厚厚的黄土堆积，坚硬光滑的崖壁有丝绸一般的质感。山下的河流早已改道。30万50万年前，这是个怎样的概念？

云在远处舒卷奔驰。陈列室里的一切深印在脑际。邈远的古代，气候温和，河流纵横。关中是人类的又一个伊甸园。北方的黄土，大风中扬起的尘土，又怎样覆盖了这一切？——现在国际上流行的说法，人类的祖先来自30多万年前非洲大裂谷奥莫河谷的同一个母亲，且身高只有1.5米，据说是对很多人DNA检测分析的结果。可能不只是一种。渭河谷地也许就有一把钥匙。

需要重新审视西安附近的半坡遗址。

半坡出土的陶器形成的“完整序列”，正是属于被称为“中华文化”起源重要源头的“仰韶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小口尖底瓶、花卉图案彩陶盆、鱼鸟图案彩陶盆等等，极具现代装饰的韵味。双叶双瓣和饱满的花蕾，显示出一种装饰的美；游弋的鱼和飞翔的鸟，不同年代的陶器图纹，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具象到抽象——这也是彩陶艺术发展演化成熟的过程，我想象不出，五六千年前竟能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

河南仰韶村并非“仰韶文化”的中心。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 1921 年在河南仰韶村首先发现这种古人类“文化遗存”曾经震动了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半坡等遗址发现的彩陶的“文化特征因素，只在西起宝鸡，东到伊、洛间的八百里秦川范围内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发展得最充分，显现出从无到有的全过程，说明这八百里秦川才是仰韶文化发生、发展的核心地区”。

雨水充沛的关中，长满了半坡妇女们的希望；哗哗流淌着的清亮亮的渭河，长木柄的鱼叉比鱼鹰还敏捷。

大约距今 4 千年左右，地球又在自然环境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气候日趋干燥寒冷。外国学者认为，在这个时期，由于气候原因，几大文明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现象。黄河流域正好处于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文明时代的时期，并不存在其他几个文明发生过的衰退现象，这里有什么奥秘？

——后来看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初步研究》，得知当时东亚大陆的湿润度还是比较高。就黄河中下游地区来说，气候普遍比现在湿润，大部分时间的年均温度高于现在 2℃ 左右，气温最低的 1 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 3-5℃。《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三辅黄图》曾谈到长安上林苑种植有荔枝等植物。

无疑，气候催生和挽救了黄河文明。

温暖的大洋季风带来的夏日豪雨，也造就了秦汉时期文明——农业收成决定一切。

再向落日的方向眺望。积雨云卷过高原，翻越乌鞘岭。河西走廊绿洲相连，河流湖泊的众多，雨水丰盈，宜农宜牧。大皇帝们也有了开拓西部通道的急切愿望。

不是迷信。末代王朝都往往有些异象发生。异象就是气候渐变到突变。从东汉开始，我国进入了长达600余年的相对寒冷期。千里冰封，北方游牧民族在“白灾”的打击下纷纷南下，于是出现了“五胡乱华”、丝路一再阻断的局面。

现在，西安半坡人类遗址博物馆已经很现代了。

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村落，45座房屋遗址、6座烧制陶器的窑址、两个圈栏和上百个地窖，除去保护复原的，大都罩在保护大厅的“大玻璃罩”下。三级台阶上的森林、竹林、草原早已荡然无存。适宜农耕、渔捞、狩猎和采集活动的生态环境也早已改变。一切都浓缩成柜台中的“展品”。除了研究，半坡还是值得一看的。

五六千年的原始文明，怎样过渡到强盛秦国的崛起？尔后，又有汉朝与大唐。不仅仅是巧合，唐代关中也是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时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有：“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阡陌相望，桑麻翳野。”——不仅仅丝绸贸易的拉动，现在关中已不太适合种桑养蚕，但那时的确非常普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代的出口丝绸，未必都要到南方来采购。

关中的经济政治军事，如何同时向东向西扩展。于是，有了一万多里长的丝路。西安有了她的姐妹城——东都洛阳。

4

骊山有许多好看的景点。

海拔800余米，东西长约5公里，南北宽也不过3公里。作为秦岭的一个支脉，骊山说不上高峻雄伟。但很多历史人文，使骊山成为一个特殊的“凝聚”。像西绣岭上的老君殿，便是唐华清池的长生殿所在地。据说唐玄宗和杨贵妃，曾在这里定情盟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山顶有土台，相传是周幽王为博取褒姒一笑而举烽火戏诸侯的地方。无论是骊山还是华清池的园林，我总觉得不像西北而更似江南。不知为什么，一到骊山，英雄不是成了狗熊便做了草包。在骊山的半腰有1935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蒙难”处。《西安事变》中委员长的形象极为狼狈，而且据说躲进了岩石缝中；那个小亭子过去叫“捉蒋亭”，现在改为

“兵谏亭”。但那毕竟是一个轰轰烈烈大时代开始的地方。临潼城东5公里处的鸿门堡村，2000年前通往古新丰的大道从这里经过，项羽在河北钜鹿歼灭秦军主力后，率军进入关中，骊山重楼宫宇尽收囊中，自然大功告成，鸿门大摆宴席——致使死无葬身之地。指点鸿门堡村的土台遗址，会生出无限感慨。

骊山古迹众多，文物遍地，也是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住在临潼，接连几天我都在山上山下地转悠。

一个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现场引起了我的好奇。负责发掘的是一个西北大学历史系七八级毕业生，他向我介绍了现场的大致情况：古浴池遗址的面积、结构，进水管路和排水设施，基本可以断定，下层是唐代建筑遗址。对于贵妃的沐浴温泉，我无多大兴趣。把美人沐浴写成赞美的诗句，还成了千古流传的名篇，这是唐朝人的本领。现在你写一篇试试？即使对你崇拜的歌星影星球星，也只会肉麻或发狂地叫喊“我爱你”之类。

秋雨潇潇的晚上，我从骊山九龙汤遗址的发掘现场采访归来，到了临潼文管所。宣传部的干事介绍我去采访博物馆的一个专家，称他是临潼考古和文物的权威。屋里，到处是秦砖汉瓦。这位专家就是本地人，他完全是自学成材，熟悉这里的一木一石，参加过秦兵马俑坑的发掘，发表过好多论文。他说，那个供人参观的贵妃池确实是三四十年代修的，只是为了给旅游者有个参观的去处。正在发掘的古浴池遗址在九龙湖西岸，有两层，上面的规模较小，下层规模大得多，出露了四周的柱础，可见浴池是建在宫殿内的。按照地层和规制分析，极有可能是唐代的九龙汤，即杨贵妃的沐浴之处。比较有价值的是水池的给排水系统，值得研究。他又谈到了骊山温泉水系可能受的破坏。现各单位、宾馆培训中心等等都是自己的院内打井，无节制地取水，甚至连冲厕所都用温泉水。这不能不令人担忧。

骊山落叶，渭河水冷。一夕长谈，无拘无束。我的发现“九龙汤”的考古新闻稿，传回北京后，最后没有播出。大概那个时代政治性强，对与杨贵妃之类有关的“社会新闻”，还有一些顾虑罢。而写的关于打井取水可能造成水源破坏的内参，发出后倒引起了重视。

现在华清池早已放弃了昔日的尊贵和荣华，变得越来越世俗和商业。穿过热闹的街，喧嚣都在远处。纯净和宁静，这不是人人都能在临潼领略

到的。

我喜欢“骊山晚照”——那是经典的关中八景之一。

夕阳西下，云霞满天。满坡青松翠柏，茫茫苍苍，给人无限的遐想。

5

除了大雁塔和小雁塔，在西安，唐代的建筑几乎没有留下。

你有什么能证明那个伟大的时代？

现在，在西安城西，唐代叫开远门的地方，在林阴大道中间的花圃上，耸立起长近60米的“丝绸之路群雕”——那雕塑更像一个放大的盆景和案头的摆设。

据说最初的创意，是因为这里是丝绸之路的“原点”。是地理上的还是时间上的？

丝绸之路在汉代就已经开辟，而汉长安城与唐长安不在一个地方，汉代西行的长安人多由横门（又称光门出京）。

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此城周长达35公里，比现在的西安老城区大65倍，平面呈正方形，城东南西北各三门，北面七门。城内殿宇林立，街坊交横，大道坦直，市场繁荣。专为贸易的有东、西两市，规模也很大。西市就占当时长安两个坊的面积。市场上不仅有中国各地来的商人，也有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来的富商大贾。印度、波斯、印度支那半岛各国，日本、朝鲜、琉球以及中亚各国的使者、传教者、求学者更是络绎不绝。当时的欧洲人、印度人、波斯人对长安都十分向往。欧洲人称此城为“胡玛丹”。唐代来华外商日益增多，外商与华人，以及外商之间纠纷和诉讼问题也随之多了起来。根据《唐律》等规定，凡外商之间发生纠纷，各依其本国法律和风俗裁处，即享有一部分治外法权。如老外与唐人发生纠纷，则按中国法律裁处。唐、宋时还有中外通婚的规定，即允许在华居住的外国人与中国人结婚，但在外国人回国时，不允许其将所娶的中国妇女带走。说远了，就此打住。

如果是从中亚西亚过来的商旅，走的应是金光门，也不会是开远门。因为金光门内即在长安城东西主干道，东市、西市就在主干道边。根据唐代的城市规划，全城108个街坊每天晚间关闭坊门，早晨开启，且街边都没有商店。所有商店市场都集中在东市、西市，这就像两个世界级的特大超市。至于使者、传教者、求学者，或是从其它道路来到长安的商人，从几

座城门都可以入城出城。当时在渭河上有三座桥，即西渭桥、中渭桥和东渭桥，倒是商旅必经之地。西渭桥在三桥镇，唐代称咸阳桥，杜甫、王维诗中多次提及。这几座有名大桥的遗址已经发现，当时的考古发现曾引起轰动，激发奇想——而几十年后又复归沉寂。由于河道北移，唐代渭河上的桥址如今已经成了庄稼地，更不用说东市和西市了。

如果考虑到丝绸之路已不再是纯粹的古代地理概念，我还想对不同的“起点”稍作考证。如王维的《渭城曲》，即《送元二使安西》是千古流传的名篇，来自日本等国家的游客就是冲着这首诗寻找渭城和阳关的。这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首唐诗：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北阳关无故人。

在课堂上讲解唐诗时，老师往往把“渭城”解释成长安或咸阳。其实在唐代“渭城”的所指是明确的，即秦咸阳故城。秦都咸阳非今天之咸阳，在汉长安城正北。西汉长安城是在秦朝时兴乐官的所在地修建的，城内多宫殿。秦咸阳市南城墙距汉长安城北城墙约6华里。原渭水在两城之间，到唐代渭河已经改道，正好穿城而过。秦末咸阳城已毁于战火。现在原址上有十多个小村庄。在其城内北半部建有8个汉陵，可见至汉代已全部废弃。秦咸阳被渭水分割成两半后，南岸部分在唐朝又成了一个热闹的所在。

唐朝人高雅潇洒的文化和礼节，以及无所不在的生命活力，充分体现在送别上。东去的折柳灞桥；西出的即至渭城——大抵得到咸阳桥。唐朝长安城内街坊实行宵禁，不允许乱窜。夜生活娱乐只好跑到城外，渭河畔驿道边酒肆歌厅客舍迤邐，供人们饯行盘桓留宿，生意分外红火。许多名声显赫的大作家大诗人，也到西渭桥送别宴游。英雄的抱负和悲情沧桑，在这里演绎得淋漓尽致。刘禹锡在诗作《与歌者何戡》中写道：“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可见渭水边饮酒送别时，还有“小姐”弹唱起舞，有的歌伎还与官员文人结下了友谊，知己红颜，将长久地在精神上陪伴天涯孤旅——这一切都体现了丝绸之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这也是我把“西渭桥”作为西行阅读的一个“起点”的理由。

大路朝天，大道无为。东西南北，一定之位；起点原点，本是无定之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往中亚乃至欧洲的早已没有了丝绸的古道，也是“无路之路”。

高楼林立羊肉泡馍车辆如流的西安，决非历史古都长安。

现在还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这样的意境么？

不说西安了。

6

不是胡商胡女。眼前彩绘陶俑中一位男子的服装引起了我的注意：典型的西服领。这是在唐朝一位什么公主墓的博物馆中。我又想起，西服是不是从中国流传到西方呢？一两千年前，既然中国出口丝绸，为什么不能出口成衣？罗马的贵族们都喜欢中国的面料，以中国的丝绸为时尚，那中国的服装也一定风靡一时。

“重要的”是衣领。记得当时总理赵紫阳接待外宾，出现在电视镜头上时，身着中山装，前襟是4枚而不是3枚纽扣，领子式样已改成西服领，人称“紫阳服”，在当时十分触目。现在不仅是农民企业家，连打工仔都穿上了西服。可我们的唐装呢？我们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

由衣领又想到化妆品及其它。唐代真是个非常开放的时代。

《旧唐书》卷六二中有：“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皇帝能把产于西域的酒器转赠臣子，也不怕人笑话。唐代男士涂脂抹粉流行，王梵志诗：“男婚傅香粉，女嫁着钗花。”杜甫《腊日》诗更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罍下九霄。”口脂即唇膏。按唐制，皇帝于腊日，赐大臣口脂与面药。

你能想象今天国家的总统总理，在总统府在国会大厅把唇膏粉底霜之类的化妆品当作奖品赠与部长等内阁成员么？

但唐朝能。这是唐人的个性。

那是个各族血脉相连、交融的时代。敦煌词《何满子》：“城傍猎骑各翩翩，侧坐金鞍调马鞭。胡言汉语真难会，听取胡歌甚可怜。”——唐代“胡人”的指向渐渐明确，主要来自西域。有人说李世民就有少数民族的血统。你能说李世民高鼻碧眼？从人类学上说，中国人是蒙古人种。考证已绝对没有意义。就像考证曹雪芹是满族一样。

我目送着这队排列着的小陶俑，渐行渐远，像鹰在飞翔。